

矣是非旌別淑惡也賞罰捷以記之車服以彰之類德知處宜言當其任履位猶當位襲安也安其情實則分能由名各有所處而無容心歸於自然而已古書雖有刑名之說未嘗舍本以求末若不知先後驟然而言則失其本始是治於人而為天下用非所以用天下也刑名賞罰為治之具分守仁義為治之道也刑名即形名古文通用

夫以天地為宗道德為主者豈有它哉以無為為常而已無為已難能況常而不變者乎此古人所以貴也無為有為上下之所以分反是則君不主而臣非臣矣知不自慮辨不自悅能不自為無為之本也天不產而物化地不長而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此無為之效也曰神曰富而大足以包之此帝德所以配天地而乘之馳萬物用人羣特其餘事本要未詳自然之理自三軍五兵至隆殺之服雖五事之末而必由於精神

心術之運則古人所不廢也但非所先耳若夫君臣父子夫婦之先後猶天尊地卑之不可易而聖人取象焉神明之位上下不紊四時之序先後有倫萬物化作萌區有狀而物之感衰變化見矣此天地之序而人所取法者也宗廟朝廷卿黨行事莫不有序而道在其中語道而非序何取於道哉故自先明天而道德次之至仁賢不肖變情皆因之而不可無必分其能以稽效必由其名以考實事上畜下治物修身之要莫越乎此知謀不用歸於自然此太平之至治也後引書曰至畜天下也蓋衍上文餘意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二

形一

武林道士 補 仙 學

天道第三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莫為哉天地而已矣郭註無告者所謂窮民不廢者常加恩也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四時晝夜皆不為而自然也膠膠擾擾乎則目嫌有事故曰古之王天下者莫為哉天德而已矣呂註天德則雖出而未嘗不寧日月照而四時行往來屈伸莫有為之者也晝夜有經則相代乎前而莫知所萌雲行雨施而天下均乎矣則其稅不教無告不廢窮民者豈不膠膠擾乎舜之所言乃天之合堯之

所言人之合也而世儒之所以知堯者止此而已故窮之二聖以明所大而共美者為在於此與黃帝不異也

疑獨註不教無告至哀婦人即是不教倫經寡之意美則美矣未能澤及萬世而不

為仁此所以未大天德者自然之道得於已故出而有為未嘗不靜若日月四時雲行雨施豈有心於天下之物哉帝王之道宜若是而已堯開舜言知向用心之非膠

膠擾擾逐於人為而昧於天德故以舜為天合已為人合天合者與天同人合者與人同天地覆載萬物德無不被為帝王者莫不體之雖黃帝堯舜亦莫大於德合天地而為美也

詳道註不教無告至哀婦人者仁也天德出寧至雲行雨施者道也仁人也而無不

為故曰人之合道天也而無為故曰天之合然堯舜一道也堯行天道而所言者人

舜行人道而所言者天行天而合乎人故其德止於充實之美行人而合乎天故其

功歸於光輝之大膠膠言其止擾擾言其動也

碧虛註不教無告不廢窮民仁人之心無以加此舜以為弊迹未去故未大也天德而出寧人事則感動矣昏明有序開闢有

常昇降氣交天地之德也堯悟已之所為膠膠擾擾亂之又亂也天之合無心人之合有迹天地者古之所大王天下者體之而已矣

庸齋云天德者自然之德出寧者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日月照至雲行雨施皆形容無為而為之意堯謂我之所為未免自為擾亂合於人而已未合於天也然則下三

句是堯自嘆之辭天地自然之理古今莫大於此共美者共好之也王天下者無它但法天地則可矣

天德者無為之化出寧者為而無為日月照四時行皆自然運動無為之者故晝夜有常而無差忒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君天下者所以體之以立德而民莫

不歸弘之以化物而物莫不從也堯於言下有省始悟目前所為膠膠擾擾天合之與人合相去遠矣以是觀之堯舜之德若有優劣而結以黃帝堯舜之所共美則又泯然無分此南華立言抑揚

闕關之妙學者熟味當自得之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微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緒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謾願聞

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性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

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

子亂人之性也

郭註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常人所謂仁義也故寄孔若以正之夫至仁者無愛而直前世所謂無私者釋已而愛人欲人之愛已也此乃甚私非忘公而公也自天地固有常至樹木固有立皆已自足不待於兼愛也事至而愛當義而止斯忘仁義者也常念之則亂真矣

呂註孔子不用於時欲藏其言以待後之君子十二經謂春秋孔子所以經世者在於此孔子以人道教天下藏其妙用而未之嘗言則十二經之所以經世者不過仁義而已老氏絕學反樸而示之以真則仁義在所擯兼宜其以為非人之性也自人道觀之仁非特成已又所以成物義非特利物又所以立我君子之生成在於仁義故以為真人之性也自道之真觀之中心物愷非外錄我也無物而不樂上仁為之而無以為者也幾乎言近之而未至後言夫兼愛則非天德而出寧雲行而雨施者

故以為迂也凡名生於不足則無私焉乃私也欲使天下無失其牧輔萬物之自然而已天地有常至樹木有立此所謂物之自然也德則無為道法自然又何必傷傷乎若擊鼓而求亡子焉言人之失性非仁義所可復也

疑獨註微藏史者掌藏書之官孔子為道不行欲藏其書於周室之藏府以俟來者時老聃免官歸居孔子往因焉而聃下許孔子嘗剛詩定書修禮樂作春秋六緯而贊易道此六經也又緒為十二經以說之聯以為支離大謾頹聞其要答以要在仁義聯遊方之外謂仁義非自然之性孔子遊方之內謂仁義真人之性也言人中心莫不欲物之性樂兼愛而無私此人情之自然又復明仁義之出於性也老聃曰噫幾乎後言者近乎偽矣兼愛未免乎有係不若無愛之至也無私未免乎有私不若不知其私之為私也夫子所以兼愛無私者欲使天下不失其養也莫若任其自然

使之相親而不知以為仁相友而不知以為義自天地有常至樹木有立皆無為自然各極其性而已矣放德則不知德之為德循道則不知道之為道又何必傷傷然用力揚仁義於天下以求復其性無異擊鼓而求亡子也

詳道註老聃之教以道德為宗孔子之經以仁義為本放德循道則天下無為而得性居仁由義則天下有為而倍情此莊子所以記孔子之迹以明之也中心物愷物而悅之兼愛仁也無私義也兼愛則有所不愛非所謂至仁至仁則無親無私乃成其私非所謂至義至義則不物君子所以貴志仁義而求其至也孔子嘗語老聃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自以為久矣此言十二經者緒六經為十二也  
碧虛註孔子欲藏書而老聃不許謂已陳腐狗不足留也縱橫六經故曰十二上仁無為而成上義不行而至率性而動豈偽也哉勿愷則未能忘情無私則不免有迹

仁義之情去道遠矣若春生秋斂之有常晝日夜月之有明星斗歷天之有列飛沉從類之有羣草木叢生之有立做而循之可也何偈偈然用力為哉

虛齋云西藏書於周室言西至周而欲觀其藏書也繙及覆言之中其說者言方及半而老子以為太汗漫物性以物為樂後言淺近之言幾猶危也物之不齊何由兼受此迂曲難行之說也纔有無私之名曾中便有箇私字欲使天下無失其養則物物皆有自然造化何可容力但當做自然之德循自然之道如此而至矣擊鼓而求逃亡之子言驚動世俗也

孔子為見世衰道微欲以所述之書藏於周之藏室以俟後世聖人蓋不得已而託空言以垂世立教其志亦切矣老聃不許者謂道既不行於當世徒存精粕其能有濟乎十二經說者不一陸氏音義舊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加六緯為十二經一說易上下經與十翼又

云春秋十二公經孔子所作者也此說近似要之引喻之言借以通意不必深泥其迹中其說謂當其言但諷而非要耳孔子曰要在仁義此治世之道所當先者老聃謂非人之性則還淳反本有

道德存焉孔子答以中心物性陸氏音義物一作勿今從之中字宜音去聲則不中心亦不怒矣故兼愛而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聃曰危乎不及之言所以遠乎道也以其無私故成其私若欲使天下無失其養則天地日星禽獸草木其不各遂其性各當其宜人之放德循道亦若是而已矣又何必用力於仁義若擊鼓以求亡子終無可得之理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趺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

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厲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虛然而目衡然而頰頰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觀於泰凡以為不信

違境有人焉其名為竊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揀而不與之借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適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郭註鼠壤有餘蔬言不惜物棄妹不仁言無近思生熟不盡於前至足故常有餘萬物歸懷求者受之不小立界畔也自怪譏刺之心所以憚脫過去也呼牛呼馬隨物所名有實故不以毀譽經心若受之於心

則名實俱累斯受其殃也服者察行之謂不以毀譽自殃故能不變其容以有為為之則不能常服矣崖然進趨不安衝出也頽然發露闕然墟詭義然踈跋目矜貌言其志在奔馳不自舒放趨舍疾速明察是非也秦者多於本性之謂巧於見秦則拙於抱朴凡此皆以為不信性命而蕩夫毀譽非脩身之道邊境有人亦如汝所行非正人也夫至人用世故不患其大靜而順之任真而直往未嘗有所因也進道德而以情性為主至人之心定於無為也

○

呂註鼠壤有餘疏則可以取季女之飢而棄妹則不仁生熟不盡於前則與者可以無取而積斂無崖則不義老子絕學及朴示人以真而士成綺求之於仁義則漠然不應乃所以使其意消而心却也知巧神聖自以為脫焉則絕學及朴未始有物也而子以某事為不仁某事為不義則是呼我牛而謂之牛呼我馬而謂之馬也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不受吾所以漠然也聞

允濟事而受之終身不救自遺其殃者也吾服也常服則其心未始不在道吾非以服有服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士成綺知而不足以得至人之心者以其在己者不足故也容崖然則若不與物交目衝然則逐物於外頽頽然則若大朴口闕然則其言欲出諸口也狀義然則若不朋而其心則若繫馬而止也動而持非能不動發也機不可以制也審而察則非襲明知巧而親於秦非素樸守約者也凡此所為皆以為不信而已邊境非遊於道之中竊則非其有而取之也於大不終則天地未離乎內於小不遺則秋毫待之成體天下之物其有不備者乎廣無不容淵不可測此道之所以為神也則流而為形失而為德廢而為仁義乃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有世不足為之累能棄世也天下奮採不與之偕忘天下者也忘天下故不與利遷能棄世故守其本凡神之所以因以不知此而已矣於道不塞於德不雜退仁義而

不留賓禮樂而不主若此而後其心有所定也

○

疑獨註鼠壤有餘疏言其不索棄蒙妹而不教言其不仁生熟不盡於前言其不義積斂無崖言其不廉是不知老子而妄譏之是以漠然不應吾心正卻言向者譏刺之心已虛矣夫巧知神聖未免有迹老子嘗欲絕棄之故自以為脫焉呼牛呼馬隨其所名至人混同萬物豈有牛馬之異有實斯有名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不受則名實俱累所以再受其殃若忘名實無物我毀譽是非任其自爾何殃之有哉恒久也服謂服其心使之不動老聃謂吾心任至理服之久矣非有所服而服之所以毀譽不能入也鴈行斜步側身避影言其隨後履行接跡也容貌崖岸不能自適其心不安目亦馳動而衝出也頽然高亢闕然墟詭言矜容儀夸言以服人也義然求合於宜繫馬而止意在奔蹏也動則為物所持發則疾如機括明察審乎是非巧知逐

於多事凡此皆以其不能信道而有諸已無異邊境有人其名為竊盜者也夫道無不通大而天地小而毫芒無乎不在此萬物所以備廣大而無不容淵深而不可測也形未離乎有數德者道之在己仁義又道之散是皆所以為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其本末精粗哉夫至人之心與造化為一故有天下而不足為之累雖舉天下奮其權謀至人之心未嘗與之並逐也審乎真性不為利所遷極物之真而常守其本故通之則為道合之則為德道德之所進仁義之所退進本退末自然之勢也禮樂者性情之散至人不役於物則以性情為主禮樂為賓明其進退而辨其實至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仁大廉不憚固非成綺之所能知此老子所以漠然不應也夫巧知神聖吾自以為脫去矣而子謂我有聖之名非聖之實豈知我者哉而容崖然至知巧而觀於泰此教成綺脩身之道也經曰真人其容寂其頽頽其狀義而不朋則崖然頽然義然非郭氏所謂進趨高露踈政者也老子曰安平泰經曰宇泰定則觀於泰非郭氏所謂多於本性者也動而持與妄行而蹈大方意同知巧而觀於泰與執掌以觀無妄意同邊則不得中竊則非所有脩身之道貴於體而行之邊境而竊者庸能知之乎物之大者必有終小者常見遺道則於大不終於小不遺然大小不離乎有體而無體者不期於大小以大小而論道亦筌蹄而已矣夫神之所應者外忘外則神全心之所存者內忘內則心靜天地萬物外也故外之遺之而後神無所困仁義禮樂內也故退之賓之而後心有所定也

也成綺復自謂昔之邪心今直退矣老子告以吾於恢悅恬怪之名脫去久矣若呼馬為牛非誣即桂也有實斯有名有名斯有累若更不受反受其殃服用也吾之用也常用之道故無迹焉吾非以常用之道矜持有用而使人貴之也成綺恭問脩身老子謂汝容止非崖精神馳突造作淳朴揚聲威厲其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言未經調御強自執持動有機關靜多猜慮揣摩越分皆以為不信此道故若戎敵之多詐也至大無外故不終至小無內故不遺不終不遺故萬物備不能容物則狹矣為物所測則淺矣治物之具至人之緒餘也有世亦大矣而至人不以介懷鎮以無名之樸故未嘗有所用也通乎道則虛無合乎德則不喪退仁義則少私賓禮樂則寡欲用心若此非定而何

腐齋云食蔬之餘棄於鼠壤闌味之地是不愛物故以為不仁生熟不盡於前言積畜有餘也向有所識今其心退然無有謂

既見之後忽然有覺知巧神聖有為之學  
 脫焉出離乎其上也我既無心時馬呼牛  
 聽汝而已我若實有此事人以讓汝而我  
 拒之是兩重過也即是取過作非之意吾  
 之所行常常如此非以為當行而行之即  
 非曰靜也善故靜之意履行遂進躡足漸  
 進也雖然異狀衝突視闕然口吐義然  
 堅固繫馬而止即坐馳之義舉動持發  
 若機括明察精審自恃知巧而驕泰之意  
 見於外凡此皆不誠所致邊境之間若有  
 此等人必指以為賊謂其機心太重不循  
 乎自然處世必招禍患夫子老子也大而  
 無極曰大不終細而無餘曰小不遺即語  
 大莫能載語小莫能破也萬物莫能外此  
 道故曰備廣大淵深形而為德為仁為義  
 皆其妙用之餘非至人孰能定其本末哉  
 有天下之天不足累其心雖奮而執天下  
 之棟此心亦不與之偕往言心不動也不  
 許利害究極真理故能守本然之靜外天  
 地道萬物其心不動神又何所因哉通乎

道德即合乎自然以仁義為後而非所先  
 所主者性情而禮樂為賓此至人之心所  
 以靜定也  
 素昧頗難釋諸解多音昧按陸氏音義  
 舊註音末言其素薄末學也今從其音  
 而別為之說成綺見鼠壤餘蔬而疑老  
 子非聖蓋謂聖人於物無棄取蔬之本  
 而棄其末是不惜物近於不仁下文云  
 生熟不盡於前音食物滿前狼戾也昔  
 人入山訪友將至所居見溪流菜葉遂  
 不往亦此意是乃以世眼窺聖人故以  
 不應應之卻音隙割虛悟音譏刺之非  
 也老子謂知巧神聖吾已脫去呼馬呼  
 牛聽之而已汝先以聖期我已非知我  
 者况又以非聖責我何異牛馬妄名吾  
 無益損焉吾服也常服二句四服字解  
 者不一按此即拳奉服肘之服言其能  
 擇能守也謂吾服膺聖道常常如是非  
 以擇守為事而有所服也履當是履履  
 不踟躕也其行勿遽故若此崖則不平

衡則奔突頽則高亢口關則欲言而未  
 出狀我則剛介而自矜此所謂似繫馬  
 而止也動而持非自然而靜發也機非  
 自然而動持之發之則有心有跡矣察  
 而審知以察為明也巧而觀泰機心見  
 於驕色也凡俗以余言為不信請觀不  
 由正道之人名為盜竊之行蓋痛鍼成  
 綺之失夫子曰以下乃誨之辭夫道  
 超乎形數不可以大小論故廣無不容  
 淵不可測及乎有形有德有仁有義皆  
 神化之末唯至人能知其本耳至人者  
 有天下而無累天下畜養而不與之偕  
 言物雖動而我自靜也審乎真道利莫  
 能遷窮物之理能守其本故天地可外  
 萬物可遺其神足以勝之夫何所因我  
 唯能通適合德則仁義自退禮樂自賔  
 至人心有所定故足以定天下之心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二